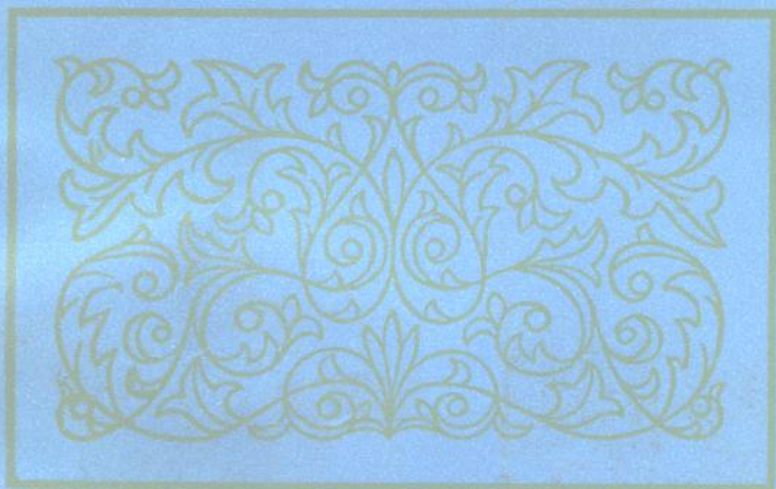

烽鼓集

朱 雯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I266/57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DZ76/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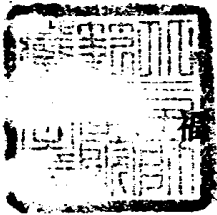
烽 鼓 集

朱 雯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8236



福建人民出版社

948236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第二辑)

烽 鼓 集

朱 雯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625印张 3插页 106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70

书号: 10173·454 定价: 0.63元

22-76/01

缘 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

“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

点，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三位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

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序

抗战八年，在我已经度过的七十多个春秋里，就时间来说，所占的比例只不过十分之一，然而从内容上说，所提供的生活经验却不但空前丰富，而且没齿难忘。

首先，对民族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的热爱，在那八年中间升华到了炽烈的程度。铁蹄纵横，山河变色，日本侵略军对我国无辜人民的掳掠奸淫和疯狂屠杀，只要稍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发指眦裂，义愤填膺。而这种对敌人的深仇大恨，更激发了对祖国的挚爱深情。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抗战，这在当时，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几乎是尽人皆有的主导思想。我清楚地记得，每当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那支歌，读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那首词，我总是热泪盈眶，心情十分激动。在日本宪兵队的牢房里，每次受刑过后，虽然遍体鳞伤，浑身痛楚，可总是正气凛然，壮怀激烈，常常默诵着陆游的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以抒发自己慷慨的胸怀。这种经历，对激励自己，对教育子孙，终身有用。

其次，对祖国河山的壮丽雄姿和广大人民的深重苦难，

在那八年中间我的认识和感受都特别深切。我的家乡松江，有块不知哪个朝代留下来的石碑，上面刻着一幅图，叫做“十鹿九回头”，大家都说这是松江人性格的象征，也是在这种性格的讽刺。松江人确是轻易不大出门的，我十四岁那年到苏州去“留学”，有人就曾议论我的父母亲，说他们胆子也太大了。可是“八·一三”的炮声一响，八·一六的炸弹一投，无数人家都被迫离开了家乡，东逃西躲，来了个家乡历史上少有的“大迁徙”。就在那时候，我也不得不拖带着一家老幼，走上流亡的道路。几年里间关踣顿，涉水跋山，足迹印上了千万里的国土，因而也看到了雄伟壮丽的祖国河山，越发激起了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保卫祖国的责任感。我本来过的是蜗居生活，悠闲恬静，只顾着自家鼻子底下的一点细事儿，给抗战的洪流猛一冲，这个蜗牛壳一下就给冲破了，于是只得象沉舟的残骸那样在巨浪中沉浮，也就看到了亿万苍生既不悠闲也不恬静的苦难生活。这点感受和认识，对我后来的立身行事，无疑地有着深远的影响。

再次，对待创作和对待翻译，在那八年中间我开始懂得态度一定要认真严肃。在那以前，作为学习，我也写过和译过一些东西，但是宗旨模糊，目的性不太明确，只凭个人兴趣，信笔挥写，更因为当时主要的精力并不放在著译上面，所以写的不多，译得更少。抗战军兴，生活起了一个极大的变化，萍踪到处，帐触万端，思潮汹涌，只想倾吐，好象有写不完的文章，说不尽的心里话。在一切为了抗战的思想指导下，写的、译的无不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文章有的记述

艰苦的避乱生活，报道火热的抗敌斗争，有的赞美祖国的壮丽山川，歌颂人民的英勇杀敌，也有的描绘“孤岛”的畸形景象，揭露汉奸的叛国行径。文章发表的很多，但是结成集子出版的，却只有《百花洲畔》（《宇宙风社月书》第七种，上海宇宙风社1940年出版）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烽火小丛书》第十九种，桂林文化生活社1940年出版），另有一本散文集《难民行脚》则在战火中失落，其中所选的文章以及其他没有结集的作品，经过几次动乱，也都已经荡焉无存了。翻译方面，我先后出版了三部报告文学作品：德国海因茨·列普曼的《地下火》（上海万叶书店1939年出版）、美国伊坦·歌贝尔的《地下的巴黎》（福建十日谈社1946年出版）和陶德的《使德日记》（上海正言出版社1945年出版）。这三部作品，有的揭露了法西斯魔首希特勒从开始篡权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种毒辣阴谋与血腥暴行，有的还热情地歌颂了共产党人反法西斯的英勇奋斗和艰苦抗争，这对正在跟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的我国人民，起着一定的激励作用。在当时，创作固然是为了抗战，翻译也是为了抗战。

现在这个《烽鼓集》，就是由《百花洲畔》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两个集子凑合起来的，仅仅把《百花洲畔》的篇目作了少量的增删，文字上作了些许的改动。都是四十多年前的旧作了，在当时就未必是什么好文章，到今天自然更会使方家见笑了。其所以还要在这里出乖露丑，灾梨祸枣，倒不是由于敝帚自珍，而是因为这些废铜烂铁里面可能还有一

星半点足供参考的史料；当然，就我个人来说，生活道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总是值得回顾和探索的。

是为序。

作者

1982年11月，上海。

目 录

序 ····· I

上 辑

第一颗炸弹 ····· 3

山村行乞 ····· 6

一天的工作 ····· 9

上滩 ····· 11

初冬的薄暮 ····· 15

暗夜行旅 ····· 18

百花洲畔 ····· 21

桂林浮雕 ····· 24

秋阳下 ····· 27

从桂林到香港 ····· 31

一年间 ····· 42

除夜感怀 ····· 51

中 辑

故乡，我怀念着你！ ····· 57

书室遗像 ····· 63

从假的到真的	71
在赤坎	76
“孤岛”大年夜	79
新年试笔	88
殇	91
悼公孙旻	94
揽镜	97
山游草	99
《地下火》译后语	103
《百花洲畔》序	108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后记	112

下 辑

老媪	117
一个英勇的老人	122
两个女性	126
飞将军	130
入伍	134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39
突击	143
雪的原野	148
田岛的死	152
永远记着的仇恨	157
妓	163

上 輯

第一颗炸弹

昨天傍晚，家璧突然从上海回来了。他到我们家里来，讲起在上海目击的中日空战，以及我空军轰炸出云舰的情形，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说上海实在不能再住，因此冒险逃了出来；据他的推测，象我们松江这样的城市，一时还不会有什么危险，便是空袭，也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目标，一时恐怕也不致于就会遭到。当时跟他同在我们家里闲谈的蜚存，也表示了松江尚可居住的意见。听了这些话，我们近日来惶惶然的心情，渐渐平静下去。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听了许多时候的无线电新闻广播，才很安心地睡了。

今天照例又很早地起身。盥洗过后，我在书室里写信，突然听到嗡嗡的声音，象是飞机。但是飞机每天都有经过，有什么关系呢？声音响了起来，似乎就在头上，我便走出书室，到外面去看个究竟。抬头一望，在清晨的白云中穿着的，只有一架飞机，很高很小，只是尽在盘旋，似乎在跟白云戏耍；这样转了几匝，又往西北方向飞走了。我便重新回

进书室，继续写我的信。罗洪在梳洗，孩子们在吃早餐，大家没有注意。

“是敌机来侦察吧！”我一个人在咕哝着，没有谁接嘴。

没有多少时候，嗡嗡的声音又响在头上了。“事情不妙，为什么飞机老是在我们头顶上呢！”是罗洪的话。

我也没有理她。可是那飞机，确确实实飞得很近了。我又走到外面，只是天空中仍然只有一架，不过比刚才的那架飞得较低，也在盘旋侦察。飞到东北角上，好象贴住白云，停了几秒钟，然而就在这几秒钟后，那飞机突然俯冲下来，经过我们的屋顶，发出呼呼的响声。机身看得很清楚：翼上的红点，里面的人；我以为这样巨大的一架飞机一定由于机件损坏而坠落了。不料轰的一声，这飞机又直升上去。等我知道了这是炸弹，急忙躲进家里的时候，罗洪早已带着哭叫的孩子们躲在客堂正中的方桌底下了。

于是机关枪声，联珠似地响了起来，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枪声也仿佛在头顶上洒成一个个弧形，把子弹撒落在屋上和地上。我已躲进方桌底下，拍着孩子们，告诉他们这是机关枪声，不要紧的，然而轰的一声，又是一颗炸弹！我们都屏息地听着，也听着自己的心跳。我几次想冲出门去，可是几次又缩了回来。我们的家，是在许多地方行政机关的中央，轰炸是非常可能的，要避免这种无谓的牺牲，惟有逃到城外，比较安全，然而机关枪声紧密地响着，实在没有一个逃跑的机会。我虽然听着一响一响的轰炸以及接连不断的枪